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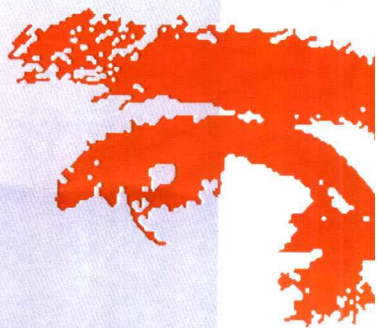
紫金 著

为了那枚戒指
我们四处寻觅
海边的沙滩
松林里的草地
可是
痛苦真多 幸福太少
.....
没有人带着戒指找来
.....
远方木舟飞逝
天际映红
风帆已白



寻找戒指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黑戒指

紫金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◎ 孙震青 200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戒指 / 孙震青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6.4

ISBN 7-5313-3057-1

I. 黑… II. 孙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07372 号

黑戒指

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

责任校对 张 华

装帧设计 马寄萍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hunfeng.net>

Email: blhzp@sina.com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4390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东北印刷厂

幅面尺寸 148mm×215mm

字数 263 千字

印张 9.75 插页 2

印数 1—10 000 册

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8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892637-5275

为了那枚戒指
我们四处寻觅
海边的沙滩
松林里的草地
可是
痛苦真多 幸福太少

.....

没有人戴着戒指找来

.....

远方木舟飞逝
天际映红
风帆已白

——摘编自阿赫玛托娃《黑戒指》

目 录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01 雨夜 /001 | 21 寒夜 /152 |
| 02 现场 /003 | 22 抓捕 /163 |
| 03 黑戒指 /018 | 23 冰海 /170 |
| 04 证人 /033 | 24 情深 /177 |
| 05 困惑 /047 | 25 重现的小号手 /182 |
| 06 BW826 /052 | 26 提审 /189 |
| 07 指纹 /058 | 27 远逝 /199 |
| 08 大米 /065 | 28 夜袭 /206 |
| 09 在异乡 /071 | 29 辞职 /217 |
| 10 历险 /078 | 30 红夜 /225 |
| 11 被辐射的鲍鱼 /084 | 31 重创 /234 |
| 12 重逢 /088 | 32 困兽 /240 |
| 13 心碎的海 /095 | 33 噩梦余生 /246 |
| 14 玫瑰与画像 /098 | 34 童养媳 /255 |
| 15 探视 /106 | 35 陌生的女儿 /265 |
| 16 挑衅 /111 | 36 苏醒 /274 |
| 17 排污管里的珠珠 /116 | 37 枪口下的初恋情人 /281 |
| 18 真相 /126 | 38 望海崖悲歌 /289 |
| 19 爱的迷惑 /133 | 39 尾声 /295 |
| 20 走火的手枪 /145 | |

01 雨夜

连鬼都没有的深夜，谁会来呢？打更人一边咕哝着一边放下杯子，朝门口走去。

他已经在这炮台山上仓库旁的小石屋里待了近十年，熟悉附近的一草一木如何在清晨结下露珠，又如何深夜的风里呻吟。山鸡的脚步，田鼠啃断树根的声音，野兔倏然跑过的回音，也能分辨得清清楚楚。倒是对人的声息陌生了，像多年前的一个梦。因为这仓库很少有人来，即使来了人也是匆匆打开厚重的铅皮大门，扔下各种画了骷髅标志的东西，便逃也似的下山去了。今天却出了鬼，已是后半夜了，居然有脚步声由远而近朝小石屋走来。

远处隐约传来了雷声，要下雨了，打更人不禁打了个冷战。今天晚上他像平常一样，早早喝了点酒便躺下了，睡到午夜时分醒来，解了手再喝杯水，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。此时他下意识看了看墙上挂着的保险柜钥匙，壮了壮胆走到门前。

敲门声随之响起，他打开门，一个瘦小的男人隐在黑暗里，他看不清来人的眉眼，只有额头上的一块白癜风，在黑夜里显得格外清晰。

外面传来滴滴答答的雨声，来人道：迷路了，可以借光避避雨吗？



打更人机械地点点头，侧过身让来人进了屋，他有些紧张，连解手都忘了，随来人走到灯下，抖抖地道：我给你倒杯水，说着转过身去拿暖水瓶，这是他在人间的最后一个动作。

来人看着墙上挂着的保险柜钥匙狞笑了，猛地从腰间抽出一把自制的刺刀，毫不犹豫地朝打更人背后心脏的部位捅去，随着一声惨叫，打更人转回身，慢慢地倒下了，那块白癜风印在了他渐渐黯淡的眼睛里……



02 现场

一声清脆的枪声击碎了沉沉的黑夜，子弹炸开的火球，穿过了天边昏黄的月亮，被洞穿的部分像一颗硕大的眼泪，滚落在海凌的面前，她抬起头，只见那余下的昏黄光环，被黑色的薄云覆盖了，像一枚巨大的戒指飘荡在夜空里。脚下依然是看不见尽头的站台，碘钨灯似乎在呜咽，惨白的灯光在凌晨的寒风中抽动着翅膀，四周景致不断扭曲着生硬的嘴脸。远方响起火车的汽笛，她一惊，试图跑起来，可是却丝毫动弹不得，轰鸣的车轮越来越近，她越发焦急，拼命地舞动手脚，身体浮了起来，但依然寸步难行，胸口憋闷的令她绝望，于是不顾一切地扑向迎面而来的火车，突然又陷入了黑暗之中，身体落了下来，清凉的空气穿入肺腑，她正在贪婪地呼吸，身旁的列车却载着一厢灯火缓缓启动，妈妈、海云还有她呆呆地立在站台上，无法阻止，也不知应不应该阻止，就这样眼看着列车驶进黎明前无尽的黑暗中……

天色依然黑的令人绝望，外面淅淅沥沥下着雨，床边写字台上的手机，一下一下闪着绿色的信号提示，警服棉衣落在地上，已是初冬，还没有供暖，海凌的胸口、后背淌着冰冷的汗，终于从噩梦中醒来，她从地上捡起棉衣重新盖好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最近不知为何经常做着相同的梦，二十多年前爸爸上了火车，将三岁的海



凌、妈妈和姐姐海云，遗弃在黎明前的站台上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奇怪的是海凌从没有在梦中见过爸爸，她已经记不清他的模样，只有登上火车时一个没有任何内容的背影，永远留在了海凌的心中。

那个背影至今没有任何内容，家里没有一张爸爸的照片，妈妈和海云也仿佛商量好了似的，从不在海凌面前提起他。海凌也不问，并不是怕妈妈伤心，而是在跟妈妈和海云别着劲，自从爸爸走了以后，海凌便深切地感到，妈妈和姐姐永远立在自己的对面，尽管只有三岁，她便开始了抗争，在她的记忆中，妈妈的爱只有在清晨的时候为她梳起辫子，也恰恰在那个时候，妈妈总像在发泄什么，梳子残酷地拉着她细软的长发，海凌勾着头，紧抿着嘴唇，不哭也不求饶，偶尔她会听见妈妈轻声咕哝一句，像那个没有良心的人。

在爸爸和妈妈的关系上，她唯一知道的就是妈妈恨他，他和妈妈都在歌舞团工作，妈妈是钢琴伴奏，他是小号手。海凌至今还依稀记得，偶尔会在家里听见爸爸吹起小号，那号声高亢、明亮，却总有一分说不出的忧伤，尽管那时她还小，可是听了就想哭。海凌还记得在她三岁的那一天，爸爸说要到外地演出，那天妈妈拖着她和海云，将爸爸送上了黎明前的火车，从此他就像被蒸发了，再也没有了音信……海凌却奇怪地深爱着爸爸，除了那个没有任何内容的背影，爸爸留给她的还有一句话。每到夏天，英纳市的人们都会去前海公园的大海边游泳，那里朝南，又临近沿海的丘陵，所以风大浪高，海水清澈透明，保存了海凌关于家庭欢乐的短暂记忆。在爸爸出走的那一年，他们全家来到海边，妈妈给她和海云换上了泳装，爸爸准备好了泳圈，海云却说什么也不肯下海，裹着毛巾躲在妈妈身后抽泣，爸爸失望而恼火，三岁的海凌拉住他的手道：我不怕，带我下海吧。爸爸抱着她走进海水里。浪很高，汹涌地要淹过头顶，海凌尖叫起来，爸爸却不慌不忙地随着海浪的起伏，轻拂她被打湿的头发说，我的女儿长大了留起长发一定好看。

为了爸爸的这句话，海凌便每天清晨忍受着妈妈的怒气，后来

忍受着小朋友、同学甚至还有老师，对她梳得七扭八歪的辫子的嘲笑，因为从爸爸走后，她便开始练习梳辫子，一到能够扎起来，她便拒绝了妈妈。海凌唯一喜欢妈妈的地方，就是她不管多么生气，都依然是轻声细语。像家里那台破旧的德国名牌钢琴，无论遭受怎样的激情演奏，也不会发出生硬、粗糙的声音。妈妈一直在教海云弹钢琴，海云羞涩沉静，除了弹钢琴，几乎永远躲在妈妈身后，连上学都是她的负担，海凌最佩服姐姐有本事可以随时发烧，只要不想上学或者考试，马上就能发烧，海凌甚至怀疑她是不是想一想就能达到所有目的。

与姐姐相反，海凌不弹钢琴，因为她看不出那些蝌蚪样的音符有什么意义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从爸爸走后，只要钢琴一响，隔壁就会传来邻居“大苹果”的骂声，她固执地把妈妈、海云弹钢琴和勾引男人紧密地联系起来，由于司职街道清扫工，这件事便随着她的扫帚传遍了大街小巷。“大苹果”的男人像一堆会活动的肥肉，很少说话，十锥子也未必能扎出血，他们育有五个孩子，男男女女都像了男人，这真是老天有眼，否则不知海凌会不会活到今天。因为从八岁她便开始与“大苹果”对骂，后来发展到厮打，即使有一次海凌被打破了头，“大苹果”变成了熊猫眼，双方也没有任何其他人参战，还是派出所民警赶来，分开了扭在一起的两个人。海凌记不清那一年自己是十三岁还是十五岁，警察一到场，“大苹果”立刻软下来，那副可怜相让海凌有了翻身得解放的感觉，从那时起，海凌就下决心要当警察，她一直这样想，如今真的成了英纳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一名女刑警。二十五年过去了，爸爸是她心里的痛，只要想起来，挚爱与委屈就会交织成忧郁的情绪，她不知妈妈是否找过爸爸，而她最近却一直被噩梦困扰，心里隐隐地有种感觉，似乎她和爸爸要做个了结了，尽管这种感觉不甚清晰，但她知道结果一定会如此，就像当年她知道自己能成为一名警察，结果真就穿上了警服一样。

写字台突然震颤起来，海凌条件反射般抓起手机。深夜电话是刑警胸口永远的痛，有电话意味着没日没夜提着脑袋奔波的日子开始了，如果一段时间没有电话那就更惨，每天百无聊赖地晃来晃去，仿佛人生都失去了意义。海凌的电话一响准是大事，需要市局刑警队出现场的案件，至少惊扰了市政府领导的睡梦。一般的情况是天还没亮，刑警队长的桌子上，就会堆满省公安厅甚至是公安部各级领导的批示。

手机里传来涛子急促的声音：十分钟后到你楼下，家伙都帮你拿来了，快点，说完就挂断了。

海凌迅速穿好衣服，心里却犯了嘀咕，涛子是个不分场合地点满嘴小品语言的人，给海凌打手机，十次有十五次要唠十块钱电话费，多的那五次是挂了电话还意犹未尽，再打过来啰唆几句。就连通知出现场，他也是这个味：嘿，美女，哥在楼下呢，两小时没见如隔三秋，听说来接你，哥比兔子跑得都快。今天出鬼了，只听说话还以为是骆斌，一句废话没有，全是正经事。

海凌顾不得多想，胡乱洗了脸，化妆很简单，只涂了唇膏，她的眉毛疏浓得当、形状姣好，长长的睫毛自然翻翘，鼻梁挺直，单眼皮的细长眼睛，加上时常不自觉簇起的嘴唇，清秀中透出年龄无法抹去的稚气。穿好警服，海凌以最快的速度冲下楼，涛子的“帕拉丁”也戛然停在了她的身旁，拉开车门，向辉伸出手拉住海凌的胳膊，她借势上了车。只要有向辉在，海凌就会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，尽管比她小三岁，他却时常像个兄长关注着海凌，这让她无可奈何，因为在她眼里，向辉只是个小弟，她关心他还差不多，可实际情况却相反，这让她时常感到不适应。

骆斌坐在前排涛子的身旁，依然开口就是工作：现场在市郊鲍鱼湾村炮台山上的旧防空洞里，好像是哪个单位的仓库，更夫被杀死在值班室里，按说不是什么特殊的案子，可失踪的东西似乎很麻烦，指挥中心接警员通知我们值班室的时候，声音都在发抖。刚才

李局长打我的手机，口气焦急异常，我跟了他几年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海凌知道李局长，五十多岁，身材高大，谦和中透着威严，说话声音不高，永远是匀速的，似乎天塌下来也不会有丝毫变化，不久前由刑警队长提拔为市局副局长，因为新的刑警队长没有到职，他便一直兼着刑警队的工作。

到底丢了什么？海凌问道。

现在还不清楚，李局已经赶往现场了，我们还要抓紧时间，别落在他后面，骆斌头也没回道。

听了他们的话，海凌不禁隐隐地有些担心，目前是刑警队各方面专业人员最薄弱的时期，原来的法医考上了省医科大学的研究，大概想离开这个艰苦的行业，又没有好的医院接收，只得走了这样的曲线。另一个四十多岁有一定现场勘察经验的刑警，最近被派去公安大学接受定期培训，现在只靠他们几个人，一般的现场还可以应付，如果是重特大案件，海凌觉得心里实在没有底。

涛子一路飙车，转眼到了市郊通往鲍鱼湾村的海滨公路，雨早已停了，大海从晨雾中露出广袤的胸怀，一排排褐浊色的海浪从天边涌来，拼命地拍打着岸边，不断发出哗哗的响声，像是在焦急地呼救。远处炮台山上的环山路，像一条黑色缎带在初冬的风中颤抖，诉说着百年前荒谬的日俄战争——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在中国人修建的炮台山工事里，日本人和俄国人争夺着天知道什么利益，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，只留下几万个战死他乡的孤魂野鬼，在荒败的枯草中呜咽。

骆斌突然在倒车镜里看见了李局的车子，急忙对涛子说，慢点，让李局的车超上来。很快两辆“帕拉丁”一前一后，疾驶在崎岖的山路上。李局的车拐进了一段岔路，涛子紧跟了进去，前面的车却忽然停了下来，涛子急踩刹车，海凌的头险些撞上靠背，向辉伸出胳膊及时挡在了她的面前。只见从李局的车上走下来一个老者，身材高大瘦削，穿着换装前的橄榄色警服，没有领章标志，与灰白的

头发相衬，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况味，李局也紧跟着他下了车。

涛子道：为什么在这停车，好像还不到现场。

骆斌道：赶紧下去看看。

四个人刚走到李局身边，老者猛一回头，吼道：别往前走。着实吓了他们一跳，低头一看，原来一步开外的地方，已没有了柏油路，变成了湿润的泥土地。

海凌立即明白了，跑回车里拿出了现场勘察箱，老者看了看她，海凌觉得似乎在哪儿见过他。李局道：我给你们介绍，这位是老侦察员傅明安，还没等李局说完，涛子兴奋道：知道，太知道了，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傅明安。

海凌这才想起，老者经常在照片里看着大家，长着一副寿星眉，永远笑着，似乎慈眉善目，但说不清从哪儿透出一股狡黠的睿智，照片旁边则是从公安部到省厅再到市局，几乎所有能叫上名字的荣誉称号。这样的照片经常挂在英纳市公安局各种教育展览会上，他是英纳市闻名全国的现场勘察专家、老刑警队长，海凌来刑警队前就已经退休，但每逢英纳市公安局有重大活动，他都会端坐在主席台上。

此时骆斌又打起了官腔：向老前辈学习。傅明安看了他一眼点点头，然后转向李局道：派出所的人大概已到防空洞现场了，这里的足迹挺乱，你们几个站在这里别动，让这个小丫头跟我进去，看能不能找到点什么。

李局道：海凌从公安大学毕业时间不长，又是刚做现场勘察，是不是让骆斌配合。

傅明安道：女孩心更细些。

骆斌显得有些不自在，但很快调整好了状态道：李局，我留在这儿陪您。海凌最佩服骆斌这一点，凡事轻易不动声色。来不及多想，她接过向辉递过来的照相机，跟着傅明安小心翼翼地走上泥土地。

海凌和傅明安几乎是在一厘米一厘米地挪，原本她想借机问傅

明安到底发了什么案子，连他都被请了回来，这还是自海凌进刑警队以来的第一次，可是看着傅明安忘我认真的样子，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，开始专心跟着他查看地上的每个脚印。由于派出所民警已经进入防空洞现场，留在这里的脚印多而杂乱无章，辨别出相对完整的脚印困难很大，傅明安左看右思，不放过一处蛛丝马迹，海凌跟在他身后，尽量适应他的节奏，很快便找到了默契，拍下了傅明安认为应该留下照片的脚印。好刑警对现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直觉，海凌明白虽然已经拍了不少照片，但真正有价值的还没有出现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俩转过了一个山包，远远地已能看见防空洞现场派出所民警的身影。傅明安突然停在了路边的树丛下，一个斜踩下去的半个脚印，出现在他们眼前，海凌的心里涌起一阵莫名的激动，举起相机对着脚印，从各个角度接连拍了十几张。

傅明安赞许地看着她道：你能说说这个脚印的意思吗？

海凌想了想道：看了前面那些，大致有了印象，这个脚印好像是第一次出现。

还有呢？

海凌沉默了。

傅明安道：勘察现场需要直觉，但是直觉不能作为破案的线索提上去，否则出了大案，全市近万名警察都在围着你的线索奔波，结果方向不对贻误了战机，责任担不起啊。

海凌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傅明安蹲下身子，指着脚印对海凌说：你看这上面除了花纹还有什么？

海凌仔细看了看道：还有些麻点。

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吗？

海凌摇摇头。

傅明安道：昨夜下雨你听见了吗？

海凌想起了自己从噩梦中惊醒时，外面正淅淅沥沥下着雨。



可是这跟脚印有什么关系，她不解地问道。

傅明安皱了皱眉。

海凌见他失望的样子，心里一急忽然明白了，道：脚印上的麻点是雨滴形成的，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脚印是嫌疑人留下的，那么他应该是在下雨前到了这里。

是的，刚才看过的其他脚印上都没有这样的麻点，应该是在雨停后赶来保护现场的派出所民警留下的。说着傅明安拿出手机，拨通了李局的电话道：你们可以上来了。

怎么样，有收获吗？李局下了车便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傅明安点点头，然后指着那个脚印对向辉道：灌石膏模，做的干净点，别拖泥带水。听口气好像认识向辉很久了。

傅明安又道：李局，我们去中心现场吧，留向辉在这里，其他人一起上去。

海凌和骆斌上了涛子的车，还没坐稳骆斌就用嘲讽的口吻道：跟老前辈学到了什么？

海凌对骆斌的这一套早已习惯，淡然道：只是个脚印而已。

骆斌又转向涛子道：这年头漂亮的脸蛋不但能出大米，连破案都沾光。

海凌有些生气，自从到刑警队，骆斌就没有善待过她。起因是进队后的第一次射击训练，海凌以十发子弹九十八环的成绩名列第一，将骆斌和涛子远远甩在身后，气得他俩抱着手枪不放，一直打到必须离开时，也没有超过海凌的成绩。从那以后骆斌就经常对她冷嘲热讽，最让海凌无可奈何的是，骆斌从不在任何领导面前这样做，因为怕损害了自己年轻有为、具有干部潜质的形象，而她因为刚来刑警队，只能忍气吞声。

其实对这种事情，她在公安大学时就已经习惯了，那时她的学习成绩始终在班上名列前茅，还有让男生们感到没有面子的是，她在体能训练上也不输给他们，长跑、摩托车驾驶都有大半的男生落

在她后面，尤其是手枪射击，海凌的记录一直保持到毕业。因为射击不需要太多体力，关键是击发瞬间的把握，分辨那种细若游丝的感觉并在几乎是本能的反应下开枪，需要少女般细致敏感的心灵，同时还要有男子汉的胆量和超常的心理素质配合，比赛时枪声大作，有的男生都会紧张的握不住手枪，更别说击发命中靶心，海凌却游刃有余很少失手。为此她经常在擒拿格斗课上，被男生打得身上、脸上青一块紫一块。有好心女生劝她，何必自讨苦吃，训练时给他们留点面子，又不损失什么。可是海凌依然像小时候对付妈妈残酷的梳子一样，不哭也不说，默默地承受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减轻多年来因为爸爸的出走，累积在心底的痛楚。

不过她的优秀和倔强，并不总是带来伤害，刚上公安大学时，学校要求女生原则上剪去长发，原则上的意思就是并不强调一刀切。海凌的班主任却不愿意优柔寡断，尤其是在女生的问题上。此人姓刁，重男轻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，男生即使做错了事，她也会欣欣然：男孩子吗，不调皮岂不成了娘们儿。而对女生则像《简爱》中的修道院长般刁蛮刻薄，仿佛她自己不是女人。剪长发正好成了她折磨女生的契机，全班女生很快只剩下海凌还梳着马尾，任凭刁姓女人使出所有手段，海凌依然长发照旧。气急败坏下她找来了系主任——一个慈眉善目的老教授，海凌正在上射击训练课，五发子弹全部命中靶心，老教授叹口气道：这孩子大概有她的难处，既然门门成绩优秀，看来头发并没妨碍什么，思想工作还是慢慢来吧。海凌听说这件事后，半夜躲在卫生间里哭了很久，她只在每天清晨梳起长发的时候想念爸爸，回味那份本不清晰又被岁月销蚀无几的父爱，天下谁能了解她心中的感受。

一会儿要检查尸体，可别吓得花容失色，辜负老前辈的厚望，骆斌又刺激海凌道。

那不正是你想看到的吗？海凌回击道。其实她的心里也有些忐忑，平常都是骆斌他们负责现场勘察的主要任务，如果傅明安要带

她进入中心现场，那将是她第一次直接面对血腥的杀人现场，想着被害人恐怖的尸体，她不禁打了个寒战。为了转移情绪，她对涛子道：刚才你们跟李局在一起，应该知道了嫌疑人杀了更夫偷走了什么？

涛子道：通天大案，偷走的是放射源，这可是英纳市有史以来的第一案。

海凌惊得发根几乎立起来，想着放射源流失到社会上的可怕后果，她的大脑一片空白。

拖着现场勘察箱下了车，她弄不清自己如何走到了李局和傅明安的面前，李局依然匀速地说着话，似乎天塌下来他也顶得住。海凌满脑子放射源，只明白了大概的意思：这起案件已经被列为公安部一级挂牌督办案，市局郑局长已去机场迎接公安部和省公安厅的领导，出了这样的案子，大家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，我们一天破不了案，公安部和省公安厅领导一天不会离开英纳市，谁的日子也别想好过。这时负责维护现场的鲍鱼湾派出所所长孔吉本跑了过来，他五十岁刚出头的样子，黑红脸膛，穿着油渍渍的制服，像个农民，只有两道浓眉透出一股英气，见到李局说话都打战。

李局道：你知不知道这个仓库存有放射源？

孔吉本的脸变成了猪肝色，嗫嚅道：我刚调到这个所，还没来得及了解，不知道这里有一个放射源仓库。

要你们派出所是干什么的，这么重要的部位，当所长的居然不知道，这起案件的发生你是要负责任的。

我明白局长，不过我已查清了，这个仓库是英纳市放射源检测研究所的，所长我也已经给找来了。说着从人群里喊出了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模样的人，与孔吉本相反，他的脸色死寂般的灰白，额头渗着冷汗，不断擦着眼镜，摘下来戴上，戴上再摘下来。

李局道：你别紧张，简单说说情况。

他感激地看了李局一眼道：这个仓库存放的，都是多年来放射源使用单位上交的报废仪器设备，有医疗用的，也有工业生产